

走向冰点

蒲国良 / 著

中苏大论战与
1956 ~ 1965
年的中苏关系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走向冰点

中苏大论战与 1956~1965 年的中苏关系

中外关系史知识丛书

总顾问：陈高华

顾问：(以姓氏笔划排列)

王希隆 王邦维 厉 声 刘迎胜

吴 焯 林金水 林悟殊 林梅村

周发祥 周燮藩 荣新江 耿 昇

蒲国良 潘志平 韩 昇

主 编：余太山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向冰点:中苏大论战与1956~1965年的中苏关系/
蒲国良著,--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9.12
(中外关系史知识丛书/余太山主编)
TSBN 7-80105-805-4

I. 走… II. 蒲… III. 中苏关系-国际关系史-
1956~1965 N.D829.5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1999)第52059号

走向冰点——中苏大论战与1956~1965年的中苏关系

丛书主编 余太山

著 者 蒲国良

责任编辑 马文蔚

封面设计 刘向国

出 版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发 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排 版 北京市朝阳区育新印刷厂

印 刷 北京市朝阳区北方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32开

9.625印张 180千字

版 次 2000年1月第1版

2000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3000册

书 号 ISBN 7-80105-805-4/K·104

定 价 18.00元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地址

北京安定门内大街40号 邮编100009

电话 64010831 64010840



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在北京会见到访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
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



1956年2月14日至25日，苏共二十大在莫斯科举行，赫鲁晓夫在会议期间作了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秘密报告。图为中共代表团团长朱德与参加大会的兄弟党代表团成员在一起。



人民日报

[illegible]

关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

(1) 此文章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討論，由人民日報編輯部寫成的。

[illegible]

在《共产党宣言》发表以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写下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著作。在《共产党宣言》发表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又写下了《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等著作。这些著作都集中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形式，是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形式，是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形式。”在《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形式，是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形式，是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形式。”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形式，是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形式，是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形式。”在《反杜林论》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形式，是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形式，是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形式。”

[illegible]

1956年4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的版面

大著的全部思想和活動的時候，必須同時看到他的正面和反面，他的功績和錯誤。只要我們是全面地觀察問題，那麼，如果硬要說什

么“斯大林主义”，就只能說，首先，它是共产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主要的一面；其次，它包含一些极为严重的、必须彻底纠正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尽管在某些时候纠正这些错误是迫切的任务，但是为了整个的牺牲，这些错误是常常要

(一) 只有採取客觀的分析的態度，我們才能正確地對待階級鬥爭以及^{政治上的}~~政治上的~~錯誤。我們才能正確地對待共產主義的^{思想上的}~~思想上的~~錯誤。他們的錯誤既然是共產主義者工作中的錯誤，既然是根據馬克思恩格斯論上的錯誤，我們就必須承認這是共產主義隊伍內部的是非問題，而不是階級鬥爭中的敵我問題；我們就必須用同志的態度而不是用敵人的態度來對待他們的錯誤。要批評他們有錯誤，而不是否定他們的一切。他們的錯誤有社會歷史的根源，也有思想意識的根源，因此，這種錯誤既可以在

1956年12月毛泽东修改《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的手迹^①



1957年11月，毛泽东率代表团赴苏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活动。图为毛泽东抵达莫斯科时与前往欢迎的赫鲁晓夫在机场握手



1959年10月，赫鲁晓夫应邀来华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十周年庆典活动。图为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与赫鲁晓夫及代表团成员会谈。



1960年11月至12月，刘少奇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3周年庆典和81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图为中苏两党代表团主要成员合影。



1963年7月21日，邓小平、彭真率参加中苏两党会谈的中共代表团返京，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前往机场迎接。



1964年11月14日，周恩来、贺龙率领的中国党政代表团在苏参加十月革命47周年庆典后，乘飞机回到北京。图为周恩来、贺龙等与前往欢迎的毛泽东、朱德、董必武、邓小平、彭真等在机场合影。



1965年2月，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率苏共代表团访问越南和朝鲜途中两次在北京停留。图为2月11日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会见苏共代表团后的合影。



1969年9月11日，周恩来总理在北京机场会见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

序言

即将过去的 20 世纪，将会在人类的历史上占据一个什么样的地位，这也许只能由后人去评说了，就像我们今天评点先人们的世纪一样。站在新旧世纪的交叉点上，回眸即将过去的这个一百年，我们能够数得出的惊心动魄的事件也许太多了：两次世界大战，核武器的出现，宇宙探险，“克隆”生物的出现……简直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

在这众多的现象中，一个重大的社会政治现象就是发轫于上个世纪后半叶的社会主义运动居然“成了气候”，给人类的 20 世纪抹上了浓浓的一笔。无论是社会主义的赞成者还是反对者都无法回避这一事实。

伴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隆隆炮声，在地球的一角，在一个显然已被战争拖垮并且眼看就要拖死的沙俄帝国的母体上，如凤凰涅槃一样奇迹般地诞生了一个崭新的国家、崭新的制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她战胜了饥饿，战胜了封锁，

战胜了内乱和外患，从一个幼弱的政权发展成一个强大的国家——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不得不反过头来求助于她的力量来共同对付希特勒，结果是整个东欧脱离了西方阵营。

正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上奇迹般地生出一个苏联一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炮火的余音中，在世界的东方，一个饱受帝国主义蹂躏、被西方列强讥讽为“东亚病夫”的中国又奇迹般地站了起来，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

倏忽之间，苏中两个大国，两个社会主义大国，并肩站在一起。国际共产主义的滚滚洪流以雷霆万钧之势震惊了整个世界。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西方世界以惊惧的目光无奈地注视着殖民体系的土崩瓦解，注视着共产主义力量日甚一日地壮大。一时间，真的有人看到了帝国主义的末日，有人看到了共产主义的曙光……

然而，也是在转眼之间，中国和苏联这两个巨人竟然反目成仇，成了生死对头。从最初的睚眦龃龉发展到激烈的争吵乃至对骂，从边界的紧张和磨擦发展为战场上的刀兵相见，友好的兄弟邻邦变成了不共戴天的仇寇。曾几何时，中苏关系似乎是一夜之间突然降到了冰点。

中苏关系的巨大的、惊心动魄的转折对于中苏双方，对于一度蓬勃向上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是灾难性的：中国因为

“反修防修”而误入歧途，陷进了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的泥潭；为了应付苏联的军事压力而转向积极备战机制，步履蹒跚的国民经济更加举步维艰。在苏联，为对付中国而苦心酿造的庞大的军事计划和惨淡经营的一个庞大的军事包围圈，使得本来就因为同美国争霸而捉襟见肘的社会经济状况更是雪上加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因为中苏两党的分裂而陷于动荡和低靡，从此再没能恢复元气，直到苏联东欧的整个体制轰然坍塌……

今天，社会主义的中国早已绕过当年的激流险滩，她正以新的姿态昂首阔步迈向 21 世纪；而昔日的苏联却已在进入 20 世纪的最后一个十年的当口土崩瓦解了。

人们常常感叹：假如当初中苏两党两国没有闹翻……

然而，假如历史可以“假如”的话，也就不会再有历史了。

历史是无情的。

历史又是一面镜子。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这是昔日苏联的缔造者列宁很喜欢的一句话。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这是中国历代的政治家们都爱说的一句古训。

回首当年那场让人思绪纷乱的大争吵，我们不禁要问：它是怎样发生的？它为什么会发生？它又为什么一发而不可收，终于走进了死胡同？今天，我们又该从中得到些什么呢？

或许，每个人都会有他自己的答案。

楔子

1989年5月15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率领由外长谢瓦尔德纳泽，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国家计委主任马斯柳科夫，卫生部长恰佐夫等300余人组成的庞大代表团来华访问。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前往机场迎接。

戈尔巴乔夫在机场发表了书面讲话，他说：我们认为……苏中关系的发展如实地反映了双方的根本利益，并与世界上出现的积极变化和谐相称……

当晚6时40分，杨尚昆主席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戈尔巴乔夫。

回想起中苏关系的风风雨雨，杨尚昆无限感慨地说：时间过得真快，我们两国高级领导人很长时间没有会面了，也没有可能进行双边会谈……

戈尔巴乔夫代表苏联领导人对过去中苏之间所发生的事情

表示遗憾。他说：在某种程度上说，有我们的责任……不过现在一切终于过去了，这太好了！

.....

一小时的会见结束后，两位领导人一起走进宴会大厅。在宴会上，戈尔巴乔夫又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

中苏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都在注视着我们。我相信，他们希望看到的是一种既能造福于我们两国人民，又能促进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健康的新型关系。

……请允许我在这里借用贵国传统的政治词汇，并用三个赞成来表达我对发展苏中关系的看法：赞成国际交往中大家公认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赞成在经济文化方面进行合作以及在国家和社会各个方面和各个级别上进行积极的政治对话。赞成苏中两国在解决当前迫切的国际问题时相互协作。这首先是指苏中两国对解决当代全球性问题，对巩固亚洲和平与安全可以做出的共同贡献……

.....

5月16日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门口，红光满面的邓小平紧紧握住了来访的戈尔巴乔夫的手。两人握手持续了1分30秒，似乎仍然感到意犹未尽，于是，两双手又一次握在了一起。

这一激动人心的场面被在场的各国记者摄入了镜头，出现在当晚各国的重要电视新闻里。

当宾主在客厅落座之后，稍事寒暄，邓小平便单刀直入地说：我希望同你见面已经有三年了……

戈尔巴乔夫接过话头说：能够见到你，我感到很高兴。

……

当会谈进行到 12 分钟的时候，邓小平郑重地对戈尔巴乔夫说：中国人民真诚地希望中苏关系能够得到改善，我建议利用这个机会宣布中苏关系从此实现正常化。

这一提议得到了在场的全体双方代表的一致赞同，大厅里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与此同时，两双手在沙发上再次握在了一起。

在会谈中，邓小平说：

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从一九五七年第一次莫斯科会议，到六十年代前半期，中苏两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我算是那场争论的当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了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

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

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

我们这次会见的目的是八个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结束一下过去，就可以不谈过去了，重点放在开辟未来的事情上。但是，过去的事情完全不讲恐怕也不好，总得有个交代。我讲讲中国人、中国党的一些看法，不要求回答，也不要辩论，可以各讲各的。这样有利于我们在更加扎实的基础上前进。我只想简单讲两点。一是讲讲历史上中国在列强的压迫下遭受损害的情况，二是讲讲近几十年，确切地说是近三十年，中国人感到对中国的威胁从何而来。

.....

.....一九六三年，我率代表团去莫斯科，会谈破裂。应该说，从六十年代中期起，我们的关系恶化了，基本上隔绝了。这不是指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这方面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真正